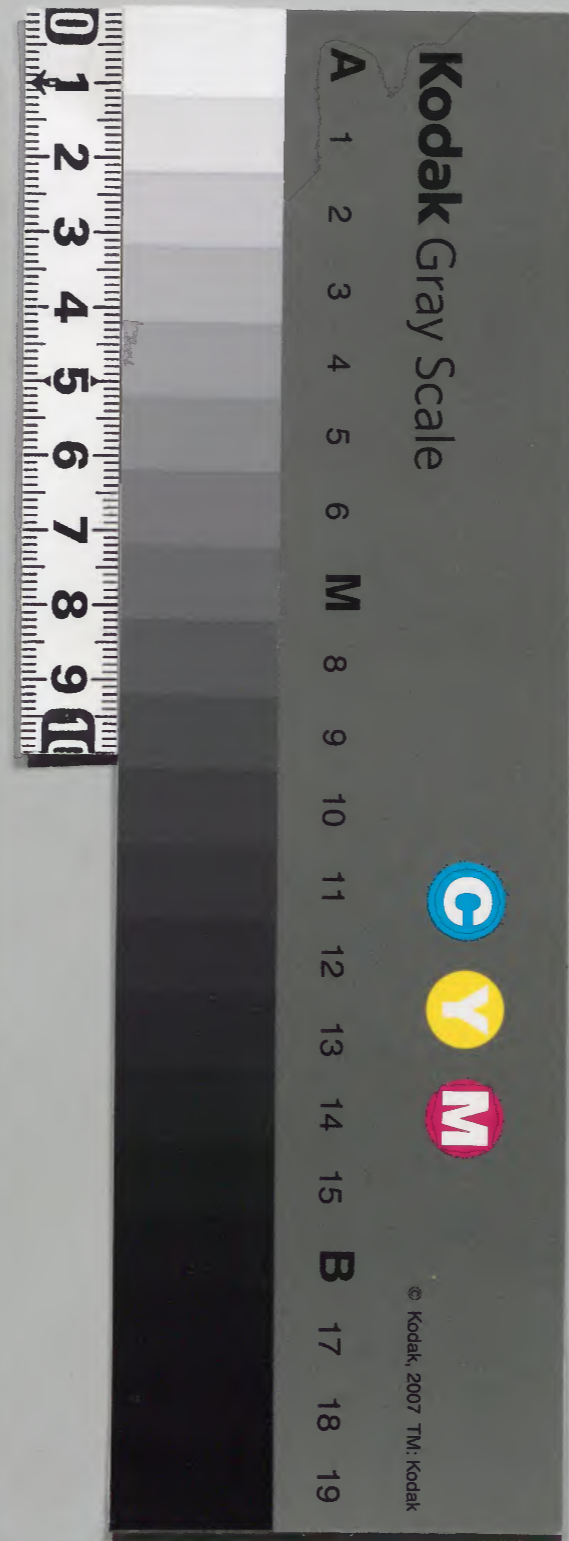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五  
二  
八  
函  
架  
一  
四  
二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五  
二  
八  
冊  
架  
一  
五  
一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5
冊數	4 ( 4 )
函號	287 82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impressions.

Blank page with a textured, fibrous appearance, possibly a flyleaf or endpaper, and a dark brown binding strip on the right edge.

淺草文庫

魏鄭公諫續錄卷下

魏鄭公諫續錄卷下

太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公及右僕射李靖中書

令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羣臣才行謂靖等曰朕自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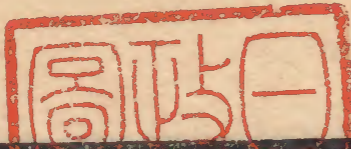
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規朕為善者多矣日月稍

久官職漸大志意即移言論漸少無不衰倦唯魏徵與

朕為善官職益高志節彌勵見朕一事失所甚於已身

有過朝夕孜孜終始如一自立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

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不以人臣處之其後每謂房



元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矣。君與我契闊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人莫能加。然自卽位以來。輔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君不得與魏徵比矣。曰。君言偏激。是誠不妄。我輩豈敢與文德皇后誕公主。月滿宴羣臣於丹青殿。太宗命公圍碁賭。公再拜曰。臣無可賭之物。不敢煩勞聖躬。太宗曰。朕知君有物。不須致辭。公固言無物。堪供進者。太宗曰。朕知君有大忠正。君若勝。朕與君物。君若不如。莫虧今日。遂與公碁。纔下數十子。太宗曰。君已勝矣。賜尙乘馬。

一匹。并金裝鞍轡。仍賜絹千匹。

武德中。公與侍中陳叔達。中書令蕭瑀。左僕射封德彝。太子詹事裴矩等。同奉詔分修魏梁陳周齊隋六代史。侍中已下各居權要。旣不相統攝。撰者無所稟承。歷數年。竟無次序。貞觀初。公爲祕書監。乃奏停後魏而脩梁以下五代。奉敕遣祕書丞令狐德棻。祕書郎岑文本。撰周史。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撰隋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師古徒職。以許敬宗代之。公受詔總加脩撰。裁定去取。咸資筆

削多所損益務在簡正隋史序論皆出公手梁陳及齊各爲總論梁史六帙五十六卷陳史四帙三十六卷周史五帙五十卷齊史五帙五十卷隋史六帙五十五卷奏之時稱良史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五十段。

公詣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附崔確奏稱臣在隋朝備經喪亂如臣流輩死亡略盡臣得奉太平又特蒙拔擢恩澤旣深唯思報効但臣先有眼疾比加風疹轉加增劇天纔陰晦數步之外全不見人倉卒轉動卽覺心

識悶亂方今天下無事英彥如林無容痼疾之人久在樞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申愚見拾遺補缺非敢虛飾此實臣志願太宗令崔敦禮謂之曰國之安危資於輔弼得其人則日隆日化失其人則敗不旋踵公寬以接下忠以奉上朕每有乖僻公未嘗不言社稷安危唯公是寄假使公全無兩目猶當昇公置於左右朝夕諮詢況公所患非重便欲拂衣高蹈匪獨乖於朕意僉議以爲未可。

太宗謂侍臣曰。我疹病移一舊閣。伊乃詢我作望陵臺。公等須爲我鞫問。又謂楊師道曰。卿道姜行本作處用。十車銅。聞誰道。師道奏曰。魏徵道。太宗問曰。何以生此。公不應。太宗再三問。對曰。道十車銅。是諫爭語。臣若道姓名某。卽是謗訕。必不益聖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爲在下。不向朕道。是朕盡心向卿。卿不盡心向朕也。因令御史引出鞫問之。乃謂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曰。朕於天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雖不親行。常心懷悚懼。魏徵於朕。非義從府臣。朕於罪人之中。擢與富貴。

得朕借問。遂有所隱。朕事天。卽能畏敬。魏徵卽事便不盡心。昔蕭何有大功於漢家。祇爲請上林地。漢高祖尙繫械之。計魏徵勲庸。豈得與蕭何爲等。朕爲其能諫。遂寵遇至此。乃恃寵自驕。朕昔問房元齡事。答云。不知徵當卽奏稱。豈有人臣報主得有所隱。朕今借問。便不盡心。遣御史推問。乃負氣如此行步。若朕兒能諫。諍還作此驕慢。亦須撲殺。朕到伊上。豈有顧惜看伊意。況似國家不得伊時。卽不得理。古來帝王未有魏徵。亦得爲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勅杜正倫速案問。公附奏稱此閣。

初移。臣等面奉勅旨。本爲避溼。所造不多。但衆庶無知。或有謗議。臣初聞望陵臺名。卽欲內奏。仍共楊師道平章云。此名必是浪語。若出閣名。百姓自然不惑。師道語。臣有便卽奏至尊。聽其與說。不願卽顯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隱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目。非問無由得知。臣數日前。見少府監官某乙。問訪比來作司事務多少。云更無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門造閣處。須釘鑠甚急。恐少。便須市供。作司唯恐闕乏。獲罪。臣卽語云。移一舊閣。費用幾何。報臣云。雖是舊事料

理釘鑠須十車五車。臣卽師道說。前日面奉進止。所造蓋亦不多。役人又是丁匠。何因人有此語。師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養。無所造作。人見小小事。卽以爲多。百姓不可家至戶說。那可彰其言語。遂釋不問。太宗御百福殿。公奉謝。太宗令韋挺謂之曰。卿罪重于千鈞。朕任卿使。卿踰於管仲。自近代以來。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問卿事。遂隱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怪恨。向若遂卽不道。終不與卿相見。若論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邪。賴卿出外列其姓名。朕錄卿忠誠。所以不責公

對曰。臣本九泉下人。蒙陛下拔擢。職在樞近。已經十年。情有所守。昨日遂被聞奏。罪合萬死。陛下平一海內。愛養生人。天授明德。情存至化。軍國機務。皆出聖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績。昨日若死。今日無由奉見聖顏。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羣臣等奏稱皇子多已長成。而陛下初未有孫。今者東宮先誕首嫡。此卜代之休徵。無疆之美慶也。率土蒼生。莫不忭舞。臣等喜躍。特百常情。太宗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是社稷之慶。公等又助朕盡飲。朕安得不喜。酒醋太宗召左僕射房元

齡及公於御牀前地席。謂曰。貞觀以前。從朕平定天下。夷凶剋亂。周旋艱辛。元齡功勳何所與讓。太宗自解佩刀以賜之。又曰。貞觀以來。盡心于主。獻納忠讜。國安人利。犯顏正諫。匡朕之違。唯見魏徵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加此。又解佩刀以賜之。

戴氏禮并爲注解。二帙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按條目雜亂。疑屬此處。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



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并更注解文  
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宏益  
宜付祕書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并賜物  
一千匹

太宗與羣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太宗曰符永固何  
獨爲所稱房元齡對曰爲任使得人則見稱無其人則  
不見稱當時爲有王景略太宗謂羣臣曰此猶朕之有  
魏徵公拜謝焉

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羣情悚慄咸不  
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朞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  
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  
悼往之義足爲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  
御常服以副羣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太宗從  
之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岑文本對曰諸葛亮  
按此下疑有脫字一國之政內外寧安又行師用兵威動勅敵  
見稱今古魏徵雖未事事盡兼至於憂國如家忠言正  
諫朝夕孜孜古人云亦無以加也太宗曰魏徵懷忠奉

國蹈履仁義。唯以道德爲務。無所欺負。執持朕躬。必欲致於堯舜之上。諸葛所行。無以過也。所以不如者。行師用兵耳。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人不能善鑒已過。如善爲文章工。諸伎藝。皆自謂已善。他人不及。若良工商略。文匠詆訶。蕪音拙句。往往而有。又譬傅母養子。頰面豫飾。乃堪見人。若櫛髮。必須明鏡。覽其形容。以鑒善惡。以此而言。人君亦須得匡諫之臣。道其愆過。卽其爲政無大乖違。一日萬幾。一人聽斷。細微差僻。安能盡矣。唯有魏徵。

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其進喻啓沃。有同明鏡。分明善惡。瞭見已形。旣數殮嘉言。安得不喜。太宗因舉觴以賜房元齡。高士廉等數數勵之。

皇太子承乾不脩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加。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望。遂命草詔。謂侍臣曰。其辭乎。皆曰。徵昔爲侍中。卒以退讓。儲傳之重。恐必不當。太宗曰。徵識吾此意。將不固辭矣。及詔下。拜爲太子太師。公自陳有疾。太宗謂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

傅故選忠正以爲輔弼。昔周幽晉獻廢嫡立庶。有國行此國必危。有家行此家必敗。如漢家幾廢太子。賴四皓來助。乃始得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公乃就職。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比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後可以信來具報。公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今大

臣進一人則疑其親故。抑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其人若爲展力。所以契闊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卽謂可信。新來言者。何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必不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宥其過。則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吏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比見弟子凌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

諸人所藏於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不便聞於在下卽橫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蓋彌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爲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爲非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爲下效理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伏太宗稱善

太宗手詔曰近來疹病何似漸得可未卿患日久言面已賒理國立家方知難耳比日自爲勞思委頓始驗任人則逸自任則勞非虛言也此懷公想知之可以意得書何盡心略而言耳

公宅內無堂太宗常欲爲營造公謙讓不受太宗慮公疾甚乃以小殿材爲造焉五日而成仍遣中使齎素屏風素褥几案牀等就賜之遂其所尙也公附表陳謝太宗手詔曰觀卿書不如尋常憂惋之情切朕懷意處卿至此當爲廣濟黎元經圖達化耳豈爲朕一人而已何

事果來相謝。

公疾亟。太宗幸其第宅。因屏人而語。明日降手詔曰。觀卿形甚憂悶。昨語深慰。昨坐久何似。但得眠即無苦。以卿有古人之風。今送被二張。勿辭也。太宗又幸其第。公命加朝服。拖紳而見。太宗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公對曰。妾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乃拜其子叔玉為朝散大夫。并賜牙。仍遣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夜宿公第。動止輒奏。皇太子亦再幸其第。對之流涕。公薨夜。太宗夢公若平生。及朝而奏之。太宗趨臨赴哭之甚慟。廢朝五日。皇

太子亦於西華堂舉哀。悲不自勝。諸王及文武百官諸州計吏九品以上。皆赴喪所。詔贈司空。相衛黎魏洛刑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按本傳刺史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車載柩。無文采之飾。申其宿志也。

公葬日。敕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計吏。並送至開遠門外。太宗幸苑西樓。望哭盡哀。令晉王宣敕祭之。太宗因望送。作詩曰。閭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餞。慘日映峯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

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泣無復昔時人芳春其  
誰遣御撰碑文及挽歌詞仍親爲書太宗思之不已遂  
登凌烟閣觀其畫又賦七言詩送靈座焉其辭曰勁篠  
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天良臣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  
餘形無復人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徵以爲不宜受上  
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  
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

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  
曰何物縣尉敢殺我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  
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徵  
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  
強而凌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爲櫟陽丞  
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  
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  
咸寧一人有慶必藉惟按貞觀政要惟作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  
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

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唯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雀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爲廉。

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負白卓異者。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勸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在

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沈。左右

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于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于不義。朋黨比周。以



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按間原本作門今使主從貞觀政要改正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誣以方圓君子審理不可誣以姦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

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于刑所惡雖無辜不免于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向按貞觀政要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

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循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太宗甚嘉納之。

徵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存乎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璧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鈇刀之一割。鈇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

也。按原本作良工所重，不足以掩衆惡。今從貞觀政要改正。白璧微瑕，善賈之所不

棄。按原本無不字，今從貞觀政要補入。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人之小

善。按貞觀政要作謂之善善，君子之小過。按貞觀政要作惡，君子之

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江，

卞和所以泣血者，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而

不能進，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爲墟，史魚所以爲恨

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

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

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

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相隔亂亡不恤將何以求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其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近遠成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

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本行之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按貞觀政要故若時逢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下有也字既事失按貞觀政要事失作不可以傳之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宏遠

為人君可不務乎。

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禮云。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按開原本作開。今從貞觀政要改正。至公之道。申按申字原本作由。今從貞觀政

要改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襪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亡虜乎。又微子骨月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繆公問於子

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以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弑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爲已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爲人主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預經綸。竝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重矣。任之雖

重信之未篤。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以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

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此非堯舜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故堯舜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豈可得乎。又政貴

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乘非其按貞觀政要其作所據，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按原本無大臣二字。今從貞觀政要補入。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其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按貞觀政要有矯偽成俗句，又不上有則字。不可以臻至理，又委任大

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或有失，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兆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一介庸夫，結為交友

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太宗深嘉納之。初上令羣臣議封建。徵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

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犇赴。

上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平六國。據有四海。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恆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按此條已見上卷對李密王世充優劣條內。

上謂侍臣曰。人言按通鑑言下。天子二字。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



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太宗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謂之謗。已信而不諫。謂之尸祿。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臣欲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

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豈不謂此。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畏。遂不極言。

太宗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爲朕言之。當以爲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元遠。居安思危。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

賴

上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避。按通鑑避作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取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致彭城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能壅蔽。而下情得上通也。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肇安。四夷俱服。誠自古

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諍也。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請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設。是

聖人象按貞觀政要象作緣物設教。以為擗節治政善惡。豈此之

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按貞觀政要實由於

樂下。有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數句。故下文太宗云。此錄刪之。未是。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

勸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

不悲耳。徵對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則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

如。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代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霍王元軌武德初封為吳王，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屬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服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常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徵對曰：臣愚暗不能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河間乎。按貞觀政要河間作間平。注云：漢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也。至于孝行，乃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

彌厚。因令徵女聘焉。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蝨賊。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蓋謂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邱墟。市朝霜露矣。陛下深慎之。

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爲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堯舜所以太平。實用此法。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闡惡。足爲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旣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此應畏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卿可撰錄進來。元齡等遂刪略國史。爲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

周室安季友鳩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唯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人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徵常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裝嚴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按以上已見上卷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按通鑑固作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元素疏諫臣聞阿房宮成秦人散章華臺就楚眾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太宗數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且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徵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

博疑作溥

太宗謂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

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耳。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轅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乂王家，按貞觀政要保上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或有字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後。按貞觀政要後作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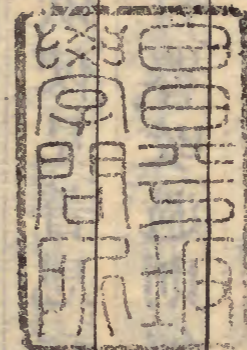
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而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疎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途，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罔之勲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

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爲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詒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已。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

欲使見善思齊。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於左右。用爲立身之本。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

魏鄭公諫錄卷下

其後公孫瓚於初平元年之冬  
 於幽州之涿郡之信都縣  
 之南門外築壇設祭  
 上即皇帝位號曰漢  
 上將軍領冀州牧  
 其後公孫瓚於初平元年之冬  
 於幽州之涿郡之信都縣  
 之南門外築壇設祭  
 上即皇帝位號曰漢  
 上將軍領冀州牧



文化七年刊



